



春秋左氏傳

再刻

九十

三十一

服部文庫

117

205

5



117
205
5

春秋左傳卷九 文公盡十八年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討前年逃厥貉會 夏叔仲彭生

會晉卻缺于承匡 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卻缺冀缺 秋

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

得臣敗狄于鹹 鹹魯地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 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

伯也防渚麇地 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 錫穴麇地 夏

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左傳 卷九

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

書史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鄭瞞侵齊

鄭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

侯叔夏御莊叔莊叔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

駟乘四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鄭瞞

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賤夷狄也富父終甥搯其喉以戈殺之

搯猶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以

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初宋武公之世鄭

瞞伐宋秋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充

石皇父戴公子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

敗狄于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皇父之二

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宋公於是門賞彤

班使食其征門關門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在宣

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鄭瞞

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榮如焚如之弟焚

欲其兄弟仲季相次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

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有異

於人王子成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濟

北有周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鄭瞞由是

遂長狄之種絕邠邠，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鍾，邠邑。

國人弗徇徇，順也。為明年。

經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邠伯來奔。稱侯，禮迎之。杞

伯來朝。復稱伯，舍夷禮。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既嫁成人，雖見出葉，猶以

恩錄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秋，滕子來

朝。秦伯使術來聘。術，不稱氏。冬，十有二月，戊午，晉

人秦人戰于河曲。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謂大崩也。稱人，秦晉無功，以微者告也。皆

陳曰：戰例在莊十一年。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貞亭。貞，即鄆也。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

傳十二年春，邠伯卒，邠人立君。太子自安於外邑，故太子以

夫鍾與邠邾來奔。邠邾，亦邑。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非，

寵，叛人。故書曰：邠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既尊以

故，不復見其竊邑之罪。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且請

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嫡，以為夫人。不書大歸，未葬而卒。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既許其絕，故不言杞。書叔姬，言非

女也。女未葬，而卒，不書。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若

曾孫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有舒城，西南有龍舒。夏

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

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
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
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
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
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魯
公伯禽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出聘必告要結好命所
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是以敢致之襄
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也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
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郤
缺將上軍代箕臾駢佐之伐林欒盾將下軍欒枝
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范無恤御戎代步以從秦師
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
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
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
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
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

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勝，求也。十二月

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

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

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信三十二年，晉侯以

命，命卻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

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灋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

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

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愁也，明日請相見也。」愁，缺也。

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也。言肆，聲放失也。

常節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也。薄，道也。胥甲、趙穿當軍門，

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

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

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經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無傳

再同邾子貜蓀卒。未同盟而赴以各。自正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無傳，義與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

五

公子咎杏地狄侵衛無傳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

盟十二月無己丑已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棗鄭

地棗鄭

傳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詹嘉

晉大夫賜其瑕邑今帥眾守桃林以備秦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晉人患秦之

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

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中行

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僖二十年能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

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

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以不義

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

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妻請自

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

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河之東

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

先欲與晉人在秦者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

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

辭行不已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

無去心

河言必歸其妻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趨臨別

示已所策以展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情繞朝秦大夫

示已覺既濟魏人謀而還喜得秦人歸其帑其處其情

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姓邾文公卜遷于繹邾

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

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

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

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

窮故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

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冬

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

鄭伯會公于棗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

因公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雁子家鄭大夫

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

曰寡君未免於此言亦同有文子賦四月四月詩

取行役踰時思歸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鄆

祭祀不欲為還晉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

下義取小國有急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雅取其豈

敢定居一月三捷許鄭伯拜謝公公谷拜為行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無傳告邾人伐

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七年盟于扈乙亥四月二十九日書五月從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

國穀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

所有故公至自會無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邾有

成君晉趙盾不度於義而大興諸侯之師涉邾之竟見辭而退雖有服義之善所與者廣所害者衆

稱人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既許復之故從齊大夫例書卒

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年而稱君者先君既葬舍已即位弑君例在宣四年

年宋子哀來奔大夫奔例書名冬單伯如齊單伯卿

士為魯如齊人執單伯諸侯無執王使之齊人執

子叔姬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

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奔云禍也歸復

也懲不敬也欲使怠慢者自戒邾文公之卒也在前公使

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

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

施於國驟數也商人桓公子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

以繼之之家財盡從公及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

楚者服從楚者陳鄭宋且謀邾也謀納捷菑秋七月乙卯夜齊

商人弑舍而讓元元商人克齊惠公也書九月元曰

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不為君則恨多

將免我乎爾為之言將復殺我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

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

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史服晉趙

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八百乘八萬

邾人辭曰齊出饗且長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

不祥乃還立適以長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

叛王孫蘇不與而使尹氏與聘啓訟周公于晉

訟理之尹氏周卿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復使楚

莊王立穆王也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

儀守而伐舒蓼舒即羣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

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商國語

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燮為傅。盧戢黎及叔康誘之，遂殺鬪克。

及公子燮。盧，今襄陽中盧縣，戢黎，盧大夫，叔康，其佐，鬪克，子儀也。初，鬪克囚

于秦。在僖十五年。秦有殺之敗。在僖二十三年。而使歸求成，成

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

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之從已氏也。在八年。魯

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

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不得使與聽政事，終寢於

家，故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

之子弱，年尚少。請立難也。難，穀弟。許之。文伯卒。

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

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禮，葬以卿。宋高哀為蕭

封人，以為卿。蕭，宋附庸，仕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

奔。出而待放，從放所來，故曰遂。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貴，其不食

汗君之祿，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齊人

不服，故三月而後定書。以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

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猶言某甲。襄仲使告于王

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昭姬，子叔姬。曰：殺其子焉，用其

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于叔姬，齊人執之。

恨魯恃王勢，又執子叔姬，欲以耻魯，以求文故。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華孫奉使，隣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其官皆從，故書司馬。夏，曹

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故公族

之恩，宗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

牲于社，傳例曰：非禮也。單伯至自齊，晉卻缺帥師伐蔡，戊

申入蔡，傳例曰：獲大城曰入。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

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將伐齊，晉侯受賂，而止，故總曰諸侯，言不

足序。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以此故，送子叔姬。

直出者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也。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因晉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

華孫貴之也，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特

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事敬，則魯尊而禮為故，貴而不

名。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

枉，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耦，華督曾孫也，督，殤公在桓

二年，耦自以罪人子孫，故不敢屈辱魯君，對其宴會，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

魯人以為敏，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夏，曹

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土命古之制

也亦五年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齊人或為孟氏

謀孟氏公孫敖家慶父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

阜堂阜齊魯竟上地飾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

卜人魯下邑大夫惠叔猶毀以為請教卒則惠叔請之至

禮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殯殯于孟氏之

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

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葬視共仲制如慶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聲已惠叔母怨教襄仲欲

勿哭怨教取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雖不能

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救

之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

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他年其二子來敖杜莒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

子仲或謂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

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

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鮑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句鮑

民血魯邑有寇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非禮也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

舉去盛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社尊

祭故請救而伐鼓于朝退自責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威

威儀等差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以單伯

移且畏晉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單伯為魯拘

廢禮終來致命故許之新城之盟在前蔡人不與不會晉

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曰君弱不可以怠怠

也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勝

絕其社稷有其土地獲大城焉曰入之得大都秋齊人侵我

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

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

謀伐齊也齊執王使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

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明今不序諸侯書曰諸侯

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凡諸侯會公不與

不書諱君惡也謂國無難不會義事故為與而不

書後也謂後期也今也諸侯似為齊人來歸子叔

姬王故也單伯雖見執能守節不移齊侯侵我西

左傳卷九

終達王命使叔姬得歸

齊侯侵我西

齊侯侵我西

齊侯侵我西

齊侯侵我西

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

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執王而使而

罪無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

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

不相畏不畏于天詩小雅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

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言畏天威于是保福祿

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

終多行無禮弗能狂矣為十八年齊弑商人傳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也及與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今

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

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

鄆丘信公疾且以賂故鄆丘齊地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信公

夫人文公母也毀泉臺泉臺臺各毀壞之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

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稱君君無道也例在宣四年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

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

侯君間間疾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

納賂于齊侯故盟於鄆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魯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

臺魯人以爲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

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

戎山夷也大林陽訾枝皆楚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

小麋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

息之北門不啓備中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蔿賈

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

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

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

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

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滋楚西界也使廬戢黎侵

庸武黎廬大犬及庸方城方城庸地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

子揚窻窻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

如復大師遠復句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

可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

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陘隰地名又與

之遇七遇皆北軍走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裨僚魚庸二邑

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
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

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駟傳車也分爲

二隊隊部也兩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越

關椒也石溪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蠻

楚強遂滅庸傳言楚有謀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

公庶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

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羞進也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

數不國之材人無不事也有賢材者親自桓以下無不

恤也桓鮑之曾祖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鮑適

而不可以禮防閑自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

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元華督曾孫公孫

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代公鱗臠爲司徒蕩意諸

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初司城蕩卒公孫壽

辭司城壽蕩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既而告人曰

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棄官則族無所庇子

身之貳也姑紆死焉姑且也雖亡子猶不亡族在

也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

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

祖母以及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謂襄夫人諸侯誰納我且

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

而使行也行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

其難若後君何言無以事後君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

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

姊故稱王姬帥甸郊甸之帥蕩意諸死之不書告書曰宋人弑其

君杵臼君無道也始例發於臣之罪今稱國人故重明君罪文公即位

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虺意諸之弟

經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僖已下終

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四

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當為北蓋經誤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難

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秋公至自穀無冬公子遂如齊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

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

所也卿不書謂稱人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左傳卷九

過五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

之例齊侯蒐于黃父一各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

平宋也傳不列諸國而言復合則如上公不與會

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刺欲平宋而復不能於是晉侯

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

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曰寡君即位三年

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

行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

侯偕宣多既立穆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

以朝于執事滅損也難未盡而行言及汲于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

佐寡君之嫡夷歸生子家名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

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

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

也密邇比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免罪也在位之

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公也夷與孤之二三

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雖我小國則

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

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

身中不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採蔭之處古小國

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

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

之凶極，亦知亡矣。言晉命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

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言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

于齊。鄭文二年六月壬申，魯莊四年二月壬戌，為

齊侵蔡。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亦獲戍於楚。鄭與

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令號大國若

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

質焉。趙穿，卿也。公壻，壻秋，周甘歆敗戎于邲，垂乘其

飲酒也。歆，周大夫邲垂，周地，河南新城縣北有冬

十月，鄭大子夷石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襄仲

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

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

必死。偷，猶

經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秦伯罃

卒無傳未同盟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稱不

盜罪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

如齊書二卿以兩事冬十月子卒先君既葬不稱

子在喪之稱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無莒弑其君庶其稱君君無道也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及

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欲惠伯

令龜以下事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

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

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邠歆之

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別之斷其足而使歆僕

也僕御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

于中池齊南城西門名中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則是二人浴于

池歆以扑扶職扑箠也職怒歆曰人奪女

妻而不怒一扶女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

病者何如言不以父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

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

公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

葬也襄仲賀惠公立莊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

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

之叔仲不可叔仲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大惡

視不書賤之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

伯詐以子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

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

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惠伯死不書者

書殺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絕

其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嫌

發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

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莒紀公生太子

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

也莒夷無諡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未見公而文子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也食民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

以觀德則法也念法則為吉德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

也功以食民也食養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

也掩賊為藏掩匿竊賄為盜賄財盜器為姦器國

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

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今亡行父

還觀還猶周旋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

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

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

也兆城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

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欷、檮、戡、大臨、

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字、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

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

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

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宣編

也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損其名濟成也以

至于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后土地官

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揆

也成亦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

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

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此天下之

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

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

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天下

之民謂之窮奇謂其工其行顓頊氏有不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告之則頑德義不舍之則

嚚不道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梟杌

謂絲棼杌頑凶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

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

縉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

寡不恤窮匱匱亦貪也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

者子孫故別謂之饗饗食財為饗舜臣堯為堯賓

于四門以賓禮眾賢流四凶族按四凶罪狀渾

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投棄也裔遠也放之

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

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流四舜

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去四凶也今行父雖未獲

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

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宋武

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弑昭公故武族

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

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

武氏使公孫師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

呂為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為宣三年宋師圍曹傳

春秋左傳卷九

左傳

卷九

二十四

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晉師救陳宋四國君往會之共伐鄭也不

言會趙盾取於兵會非好會也棗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冬晉趙穿帥師

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諸侯

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遂不言公子替其尊稱所以

時之寵號非族也故傳不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言舍族釋例論之備矣

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

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

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

也會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

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

十七年二虜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三年陳靈公受盟于

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

裴林以伐鄭也楚薦賈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於陽中

平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解揚晉大夫晉欲求

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

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

北林之役報囚解揚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

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為明年鄭伐宋張本

經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

例在昭二十三年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

陳人侵鄭鄭為楚伐宋獲其大夫晉趙盾與諸侯

義故貶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靈公不稱人君而稱

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冬十月乙亥天王崩無深責執政之臣例在四年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

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

元獲樂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護之曰囚以明

其生獲故得見贖而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馘百人狂狡輅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

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

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

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

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

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憾恨也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

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

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

四百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

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甲

賤得先歸華元見而慰之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顯故不敢讓罪

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舍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植將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弃甲而復睥出目瞞大腹

弃甲謂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使其驂乘謂

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

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傳言華元不吝其各寬而容衆秦師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

焦焦晉河外邑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

侵鄭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

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

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鬪極若

以來世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

楚滅若敖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厚斂以

彫牆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

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以草索

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

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

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也曰

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

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夫

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

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

補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君能補

過衮不廢矣常服也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

麇賊之鉏麇晉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

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

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

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趨登曰臣侍君

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

殺之獒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

用已力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

桑田獵也翳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

靈輒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

矣宦學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請以遺之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

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

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

報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案趙

從父昆弟子乙丑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

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詩逸

也言人多所懷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

受借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宣子使趙穿

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

壬申十月五日既無日而無月冬又在壬申下明傳文無較例初麗姬之亂詛無

畜羣公子詛盟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及成

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宦仕也為置田

邑以為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

政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晉於是有公族餘

子公行皆官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趙盾異母弟

也季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微君姬氏則

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也姬氏逆之以冬趙

盾為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使

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

經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牛不稱牲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楚子伐陸

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無傳宋師圍曹冬

十月丙戌鄭伯蘭卒再與文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言牛雖傷死當更

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

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復發晉侯伐鄭及鄭

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鄭地為夏楚子伐陸渾之

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雒水出上雒冢領山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焉示欲偪周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

也禹之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貢金九牧使九州之

牧貢鑄鼎象物象所圖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

神姦圖鬼神百物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

若順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用

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桀有昏德

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

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可

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成王定鼎于郊鄭

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

鄭鄭即晉故也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

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使戴

子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

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

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

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姑南姓夢

天使與已蘭蘭香草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各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

媚愛也欲令人愛之如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

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

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

妃曰陳媯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

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在僖十六年南里鄭地

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生

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醜之及葉而死葉楚地今南陽葉縣又

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

亦惡之故不立也洩駕鄭大夫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

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

子孫必蕃姬姓宜為姬配耦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姓姑

之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今公子蘭姑甥也天或啓之必

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也亢極與孔將

鉅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大宮鄭祖廟以與晉

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

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與於鄭天所啓也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遠疑也

秦伯稻卒無傳未同盟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

其君夷傳例曰稱臣之罪也子公實弒而書子家罪其權不足也赤狄侵齊

無**秋**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告于廟例在桓二年冬楚子伐

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責公

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穆公太子公子宋與子家將見

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

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

問之問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弗與

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

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六畜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譖子家於公

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

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

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凡弑君

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

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為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

例論之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

備矣去疾子良各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

去穆氏逐羣兄弟而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

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何為獨留

乃舍之皆為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

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心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

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

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

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而語助言必餒及令尹子文卒

鬬般為令尹般子文之子子越為司馬蔣賈為工正

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賈為椒譖子揚而已

得椒子越又惡之惡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

轅陽而殺之圍也伯贏為遂處烝野將攻王王

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烝野楚邑三師于漳澨

漳澨漳水邊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澨

伯芬射王汰輶及鼓跣著於丁寧伯芬越椒也

也箭過車輶又射汰輶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

上丁寧鉦也師懼退王使巡師曰

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芬竊其二盡於是

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邲邲國生

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畜養淫於邲子之

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奔諸夢中夢澤名江夏安

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

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

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實為令尹子文鬬

始自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使於齊還

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

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

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

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

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

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女歸降於諸侯叔孫得臣卒無傳不書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反馬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公留

強成昏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

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

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表

秋新例故稱書曰而不言也冬來反莊二

十七年發例者嫌見通而成昏因明之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

示譏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為明

衛侵陳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

無傳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

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邢丘今河

內平晉侯欲伐之中行栢子曰使疾其民驕則數戰為民

所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盡也貫猶習也周書曰殪戎殷

疾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

此類之謂也為十五年召桓公逆王后于齊不書為成二年王甥舅張本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九年十一年傳所稱厲之役蓋在此鄭公子曼

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二子鄭大夫伯廖告人曰無

德而貪其在周易豐離下震上豐之離豐上六變

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闐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弗過之矣不過三年間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

傳例曰不與謀也萊國今東萊黃縣秋公至自伐萊無傳書大旱無傳書

或或不事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傳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公即衛

始脩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

及不與謀曰會與謀者謂同志之國相與講議利害計成而行之故以相連及為文

若不獲已應命而出則以外合為文皆據魯而言師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所由故詳其舉動以例別

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此無秋字蓋闕文晉鄭

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壞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銜天子之命以監臨諸

侯不同歌者尊卑之別也晉侯之立也在二公不朝焉又不使

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

免黃父自黑壤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慢盟主以取執止之辱故

諱之八年春公至自會無傳義與五年書過同夏六月公子遂

如齊至黃乃復無傳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日略書有

事為釋張本不言公子因行還間無異事省文從可知也稱字時君所嘉無義例也垂齊地非魯

意故壬午猶釋萬人去籥釋又祭陳昨日之禮所書地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釋故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戊子夫

人嬴氏薨無傳宜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

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無傳月三日食冬十月巳丑葬

我小君敬嬴敬諡嬴姓也反哭成喪故稱葬小君雨不克葬庚寅日

中而克葬克成也城平陽今秦山有平陽縣楚師伐陳

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經在仲遂卒下從赴晉

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蓋記異也有事于太廟

襄仲卒而釋非禮也楚為衆舒蓼故伐舒蓼滅之

左傳卷十

十五

舒蓼二楚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也盟吳越而還

吳國今吳郡越國今會稽山陰縣也傳言楚疆吳越服從晉胥克有蠱疾惑以喪志

卻缺為政代趙盾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朔盾之子代胥

克為成十七年胥童怨卻氏張本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菲禮記

變之所由弗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雨不克葬禮也禮上

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

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經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公至自齊無傳夏仲孫

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根牟東夷國也今琅邪陽都縣

東有牟鄉八月滕子卒未同盟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

卒于扈卒於竟外故書地四與文同盟九月無辛酉日誤冬十月癸酉衛

侯鄭卒無傳三與文同盟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卻缺帥

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故不為春秋所

貴而書名**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徵召也言周微也徵聘不書微加諷諭不指斥夏

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

易也滕昭公卒為宋圍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

陳

侯不前年與楚成故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

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

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衽服

以戲于朝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衽服近身衣洩冶諫

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宣示也且聞不令君其納之

納藏衽服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

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

洩冶之謂乎辟邪也辟法也詩大雅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國無道危行言孫楚

子為厲之役故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

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林柳林鄭地國人皆喜唯

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

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無齊人歸我濟西出

元年以賂齊也不言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無傳

來公如齊因受之齊崔氏出奔衛齊

朔官失之己巳齊侯元卒未同盟而齊崔氏出奔衛齊

見舉族出因其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

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徵舒陳大夫也靈公惡不加民故稱臣以弑六月

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無傳歸父之晉

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秋天主使王季子

來聘王季子者公羊以為天王之母稱字季子天子大夫稱字公孫歸父帥

師伐邾取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

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既薨成君故稱君命

使饑無傳有水災嘉穀不成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此公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

也高國二案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

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典策之法告者皆當書以名今齊特以族告夫子因而持

之以示無罪又言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舊史凡諸侯之大夫違違奔放也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上某氏者姓下某名

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

然則否恩好不接故亦不告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

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

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事

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前年敗楚師恐楚諸

靈公即位於今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玉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

左傳卷十

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報孟獻子之聘

即王季子也其師伐邾取繹為子家後食采於劉季文子初聘

于齊齊侯初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魯侵小恐為齊所誅故往

謝國武子來報聘報文子也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

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下蔡入淮諸侯之師戍鄭鄭子

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四

年弒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楚復伐鄭故受盟也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公孫歸父會齊人

伐莒無傳秋晉侯會狄于欒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為會去欒函狄地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丁亥楚

子入陳楚子先殺徵舒而欲懸陳後得申叔時諫乃復封陳不有其地故書人在殺徵舒之

後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弒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

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弒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

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傳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

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

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傳言楚與晉狎主盟楚左尹

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郟楚地令尹蔣艾

獵城沔艾獵孫叔敖也沔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謀慮

以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命日數分財用財用作具

平板榦榦榦也稱畚築量輕重畚盛土器程土物為作程限議遠

邇均勞逸略基趾趾城足略行也具餼糧餼乾食也度有司謀監主

事三旬而成十日為旬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傳言叔敖之能使民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

晉赤狄潞氏最強故服役眾狄秋會于欒函眾狄服也是行也

諸大夫欲召狄卻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

勤何以求入能勤有繼其從之也勤則功繼之詩曰文王既勤止詩頌文王勤以創業文王猶勤况寡德乎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

門輟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縣為楚縣陳侯在晉靈公之子成公午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備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

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

左傳 卷一 十一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

田抑辭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

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

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

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

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

於懷而還之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

州州鄉屬示討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

父于陳書有禮也沒其縣陳本意全以討厲之役

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

陵又徵事于晉為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

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徵事晉又

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北兩

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

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

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春秋左傳卷十

春風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